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第二種 鐵菱角 汪于門

積財富翁，只知晝夜盤算，錙銖必較。家雖陳柴爛米，有人來求救濟，即如刷肉。有人來募化做好事，若修橋補路之類，即如抽筋。且又自己甘受苦惱，不肯受用，都留為不肖子孫，嫖賭浪費，甚至為有力勢豪攫取肥瘠，全不省悟。觀汪于門之事，極可警心。家貧妄想受用，固是癡愚。若有財富翁，不肯受用，所謂好時光、好山水、好花鳥、詩酒，都付虛度。豈非枉過一生？更為癡愚，誠可惜可憐。

曾有一後生，姓汪，號于門，纔五歲。於萬曆年間，自徽州攜祖遺的本銀百餘兩，來揚投親，為鹽行夥計。這人頗有心機，性極鄙吝，真個是一錢不使，二錢不用，數米而食，秤柴而炊，未過多年，另自賺有鹽船三隻，往來江西、湖廣販賣。又過多年，掙有糧食豆船五隻，往來蘇、杭販賣。這汪人，每夜只睡個三更，便想盤算。自己客座屏上，黏一貼大書云：

一、予本性愚蠢，淡薄自守，一應親友，凡來借貸，俱分釐不應，免賜開口。

二、予有壽日、喜慶諸事，一應親友，只可空手來賀，莫送禮物。或有不諒者，即堅送百回，我決定不收。至於親友家，有壽日、喜慶諸事，我亦空手往賀，亦不送禮，庶可彼此省事。

三、凡冬時年節，俱不必重賀，以免往返瑣瑣。

四、凡請酒，最費貲財。我既不設席款人，我亦不到人家叨擾，則兩家不致徒費。

五、寒家衣帽布素，日用器物，自用尚且不敷，凡諸親友有來假借者，一概莫說。

愚人汪于門謹白

汪人生性吝嗇，但有親族朋友來求濟助的，分釐不與；有來募做好事積德的，分釐不出。自己每常說：「人有冷時，我去熱人；我有冷時，無人熱我。」他自己置買許多市房，租與各人開店舖，收租銀。他恐怕人拖欠他的房租，預先要人抵押房銀若干，租銀日一兌，不許過期。如拖欠，就於押銀內扣除。都立經賬，放在肚兜，每日早起，直忙到黑晚，還提個燈籠，各處討租。

有人勸他尋個主管幫幫，他答道：「若請了主管，便要束脩，每年最少也得兩兩銀子。又每日三餐供給，他是外人，不好怠慢。吃了幾日腐菜，少不得覓些葷腥與他解饑。遇個不會吃酒的還好，若是會吃酒的，過了日、五日，熬不過，又未免討杯酒來救渴，極少也得半斤、四兩酒奉承他。有這許多費用，所以不敢用人，寧可自己受些勞苦。況且銀錢都由自手，我纔放心。」他娶的妻子，可也也是一般兒儉嗇，分釐不用。

一日，時值寒冬，忽然天降大雪。早晨起來，看地下積有一尺多深，兀自飛揚不止，直落得門關戶閉；路絕人稀。汪人向妻道：「今日這般大雪，房租等銀，是他們的造化，且寬遲這一日，我竟不去取討，只算坐在家中吃本了。但天氣這等寒冷，我和你也要一杯酒衝衝寒，莫失了財主的規矩。」妻道：「你方纔愁的吃本，如今又要吃起酒來，豈不破壞了家私？」汪人道：「我原不動已財沽酒，我切切記得八月五中秋這一日，間壁張大伯請我賞月，我怕答席，因回他有誓在前，不到人家叨擾，斷不肯去。後來，他送了我一壺酒，再三要我收，勉強不過，我沒奈何只得收了。我吩咐你倒在瓦壺裡，緊緊封好。前日冬至祭祖用了一小半，還剩有一大半，教你依舊藏好，今日該取出來受用，受用。」妻笑道：「不是你說，我竟忘了。」

即時去取出這半壺酒來，問丈夫道：「須得些炭火暖一暖方好飲。」汪人道：「酒性是熱的，吃下肚子裡，自然會暖起來，何必又費什麼炭火！」妻只得斟一杯冷酒送上。汪人也覺得寒冷，難於入口，尖著嘴慢慢的呷了一口，在口中焐溫些吞下，將半杯轉敬渾家。妻接下呷半口，嫌冷不吃了。汪人道：「享福不可太過，留些酒再飲罷。」

他自戴的一頂氈帽，戴了多年，破爛不堪，亦不買換，身上穿的一件青布素袍，非會客要緊事，亦不肯穿，每日只穿破布短襖。但是，漸次家裡人口眾多，每日吃的粥飯，都是粗糙紅米，兼下麥粳，至於菜餚，只揀最賤的菜蔬，價值五、六釐斤的老韭菜、老莧菜、老青菜之類下飯。或魚、或肉，一月尚不得一次。

如此度日，還恨父母生這肚子會饑渴，要茶飯吃；生這身子會寒冷，要棉衣穿。他自己卻同眾人一樣，粗飯粗菜共食，怕人議論他吃偏食。就是吃飯時，他心中或想某處的鹽船，著某某人去坐押；或想某處的豆船，叫某某人去同行；某處的銀子，怎的還不到？某處的貨物，因何還不來？某鹽場我自己要盤查，某行舖我自己要看發，千愁萬慮，一刻不得安寧。

其時，西門外有個陳畫師，聞知：「汪人苦楚得可憐。」因畫一幅畫提醒他，畫的一隻客船，裝些貨袋，艙口坐了兩個人，堤岸上牽夫牽船而行。畫上題四句，云：

船中人被利名牽，岸上人牽名利船。

江水滔滔流不盡，問君辛苦到何年？

將畫送至汪人家內，過了三日，汪人封了一儀，用拜匣盛了，著價同原畫送還，說：「家爺多拜上陳爺，賜的畫雖甚好，奈不得工夫領略，是以奉還。」價者依言送至陳樓。陳師開匣，看見一舊紙封袋，外寫：「微敬」二字，內覺厚重，因而拆開一看，原來是三層厚草紙包著的，內寫「壹星八折」。及看銀子，是八色潮銀，七分六釐，陳師仍舊封好，對來價說：「你主人既不收畫，竟存下來，待我另贈他人。這送的厚禮太多了，我也用不起，亦不敢領，煩尊手帶回，亦不另寫回貼了。」價者聽完，即便持回。陳師自歎說：「我如此提醒，奈他癡迷不知，真為可憐。」這汪人因白送了八分銀子，就惱了半日，直待價者回來，知道原銀不收，方纔喜歡。

他的鄙吝辛苦的事極多，說也說不盡。內中單說他心血苦積的銀子，竟有百萬兩，他卻分為「財」、「源」、「萬」、「倍」、四字，號四庫堆財利。有這許多銀子，時刻防閒。他叫鐵匠打造鐵菱角。每個約重斤餘，下三角，上一角，甚是尖利，如同刀槍，俱用大篾籬盛著，自進大門天井到銀庫左右，每晚定更之後，即自己一籬一籬捧扛到各路庫旁，盡撒滿地。或人不知，誤踏著跌，鮮血淋漓，幾喪性命，到五更之後，自己又用掃帚，將鐵菱角仍堆籬內，復又自捧堆空屋。雖大寒、大熱、大風雨，俱不間隔。其所以不托子姪家人者，恐有歹人通同為奸。這汪人如此辛苦，鄰人都知道，就將「鐵菱角」三字起了他的諱名。一則因實有此事。收撒苦楚；二則言「鐵菱角」，世人不能咬動他些微。

這汪人年紀四餘歲，因心血費盡，髮竟白了，齒竟落了，形衰身老，如同七、八歲一般。

到了崇貞末年，大清兵破了揚州城，奉御王令旨，久知汪鐵菱家財甚富，先著大將軍到他家搬運銀子來助濟軍餉。大將軍領兵尚未到汪門，遠遠看見一人破衣破帽，跪於道旁。兩手捧著黃冊，頂在頭上，口稱：「順民汪于門，迎接大將軍獻餉。」將軍大喜，即接冊細看，百萬餘兩，分為「財」、「源」、「萬」、「倍」四字，號四庫。因吩咐手下軍官，即將令箭一枝，插於汪鐵菱門首，又著百餘兵把守保護。如有兵民擅動汪家一草一木者，即刻斬首示眾。汪人叩首感激，引路到庫，著驛馬將銀裝馱。自辰至午，絡繹不絕。汪人看見搬空，心中痛苦，將腳連跳幾跳說：「我三餘年的心血積聚，不曾絲毫受用，誰知盡軍餉之用。」長嘆數聲，身子一倒，滿口痰擁，不省人事，即時氣絕。將軍聞知，著收斂畢。

其子孫家人，見主人去世，將鹽窩引目，以及各種食船隻，房屋傢伙，盡行出賣，以供奢華浪費。不曾一年，竟至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，祈求諸親族朋友救濟，分釐不與，都回說：「人有冷時，我去熱人；我有冷時，無人熱我。」子孫聞知，抱愧空回。只想會奢華的人，怎肯甘貧守淡？未久俱抑鬱而死。此等癡愚，不可不述以醒世也！